

迟子建

A面

这是乌镇11月下旬的一个早晨,在西栅一家旅馆,我推开阳台古朴的木格子门,“啾啾”作响中,一池残荷如褪色的年画,映入眼帘。荷花与夏风是神仙眷侣,所以即便是江南,一朵荷花也寻不见了。荷叶多半枯萎,偶尔泛绿的,边缘也是深褐色的,那是太阳燃烧的痕迹,是荷花怒放痕迹,是冷风吹打的痕迹,更是看不见的时间悄然走过的痕迹。那已呈现出金属色的莲蓬,就像一颗颗亮闪闪的铜纽扣,还妄想锁住这寸寸流失的生机。

一周以前,我还在飞雪弥漫的黑龙江。今冬的雪不像往年是初冬的小雪,逐渐演变为隆冬的大雪。刚踏进冬的门槛,雪花就爆了,以气吞山河之势,刷白了北国山河。风雪漫卷、北风呼号,那是我童年常见的情景,可这些年由于全球气候普遍变暖,难得一见了,所以当它们在2023年的冬天盛装归来,不仅明年待播的庄稼暗喜,人也是欢欣鼓舞的,纷纷走出居室踏雪而行,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与这久别的亲人似的。

2020年对我来说,是艰难的一年。因为工作岗位变化,写作时间刹那变得碎片化,一度让我非常焦虑。以往我可以心无旁骛驰骋于小说中,现实世界反而像虚构的;而现在我被结实踏实打回现实,夜里连梦都少了,只能见缝插针进入文学天地。

在政协分管文化文史工作的这三年,我走了不少省内市县,很多地方年轻时去过,还停留在青春的记忆中。也许是人近黄昏的缘故,重走故地,万千感慨,世界的颜色仿佛暗了一层,那些隐匿在冻土深处的故事,以前似乎是浑噩的,如今却鲜润明媚,像熔岩一样漫出地层,闪烁着,跳跃着,让我看到了艺术的曙光。既然难有从容的时间经营长篇,我便尝试用中短篇来演绎这些故事。

首篇《喝汤的声音》写于2021年,聚焦的是海兰泡惨案,在虚与实之间,我找到了一个饶河的“摆渡人”,或者说是一个幽灵,来做主讲人。因为确定用短篇承载这个故事,所以写的时候不停地捶打和挤压它,不断地“收”,让一条河瘦身为溪,写完后意犹未尽,我明白对这样的东北故事的叙述信心建立起来了。2022年我用中篇营造这个系列的第二篇小说《白釉黑花罐与碑桥》,讲述徽钦二帝在黑龙江五国城被囚的岁月,我运用两件叙事“助推器”,一个是白釉黑花罐,一个是碑桥,前者是根据史料虚构的,后者源于我参观五国城遗址时看到的一块碑,它们曾做过牡丹江大桥的基石,在波涛中不知渡多少往来的人,我将它们放在那些对徽宗来说风雨如晦的日子,小说的人物因之复活。在“亡灵”镇守的“上半夜”和“下半夜”,每段故事是柔情的,又都是悲凉的。

两篇小说都是由现实进入历史的,这三年处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中,所以引领我们进入故事的现实主人公,仿佛就是我们自己,有这样那样的委屈和无奈,但生活依然静水深流,烟火漫漫。

十五年前因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,我来乌镇参加颁奖典礼,也曾住在西栅。那时西栅还有原住民,进出须乘乌篷船。记得也是11月,常见水边的白鹭像跳芭蕾的,细脚伶仃地立在水畔,眺望着谁。一早一晚雾气很大,西栅忽隐忽现,看上去就像一幅水墨画。

我写我书

编者按

“尔滨热”让东北那块土地越来越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。近日,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得主,作家迟子建新书《东北故事集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该书收录了迟子建近年来创作的三部中短篇小说:《喝汤的声音》《白釉黑花罐与碑桥》《碾压甲骨的车轮》,是作家在东北现实和历史双重空间的三场历险。本期悦读版推介系列东北文学代表作,带你阅读那些隐匿在冻土深处的故事及作家背后的观察。

谁鼓舞了我

深夜穿行于石巷,总能听到打更的梆声,那么清寂悠远,让人以为身置古刹,归来后我还写过一篇散文《西栅的梆声》。而今的西栅不见原住民,白鹭也不见了,有的是商家和游人。石巷的灯,也不完全是乳黄色的了,那些建筑和石拱桥身披彩灯珠串,霓虹闪烁。除了青砖灰瓦透出本色,与其它城市的夜晚并无二致,让我怀疑记忆中的西栅是否存在过,也由此怀疑此刻身处江南,能够舒展身姿在阳光如水的早晨,倚着木格子门赏这一池残荷,是在一场虚构中。

B面

这是11月哈尔滨下旬的一个黄昏,雪还在下。

结束了乌镇的行程,又飞至北京开会,一周很快过去了,返回哈尔滨时天气低沉,又要下雪的模样。果然一夜醒来,拉开厚重的窗帘,只见窗外风雪漫卷,风当起了搬运工,将园田的雪吹得高高低低的,打造成了起伏不定的白色山丘。喜鹊和麻雀无法刨开厚厚的积雪,聚集在白桦树啄树皮,还有的在干枯的花枝上跳来跳出,希冀找到吃的。我赶紧穿了羽绒服,戴好帽子手套,找个盆子盛些小米,出门放在窗前的雪地上,又用铁锹清出一条露出泥土的雪路,因为不是所有的鸟儿,都待见唾手可得的的食物。回屋后我发现那只盛米的盆,很快吸引了不少麻雀,但在掘开的雪路上,也跳跃着欢欣鼓舞从冻土中觅食的喜鹊。

关于东北的故事,似乎也离不开这样的风雪天。而我童年听故事,恰好是在漫漫冬夜的火炉旁,外祖母总有讲不完的神奇故事。

这个系列的第三篇小说《碾压甲骨的车轮》,起笔于2022年秋天,跨越了一个冬天,2023年春才完成初稿。小说的隐形主人公罗振玉,我在二十多年前的长篇《伪满洲国》中有涉及,犹记得薄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对他的鄙薄。但事实是,不论罗振玉如何,他是一个在收藏和学术上有贡献的人。

2019年初冬,我在大连召开东北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,有一天与王德威、张学昕、季进、宋伟杰等教授参观声名远播的大云书库,站在罗振玉旧居前,听旅顺博物馆的专家讲述当年罗振玉文物(尤其是甲骨)失散之事,不胜唏嘘。一般我在小说中涉及过的历史人物,罕有激情再度呈现的,但罗振玉是个例外,回来后读过关于罗振玉的一些传记,尤其是罗振玉王国维之争的文章,我看到了学术的多副面孔,有了用小小说接近这段历史的想法,因为文学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。

素材在脑海中发酵的过程中,一只马车车轮滚滚而来,轰然作响,于是我以悬疑的缺口,让它从历史深处碾入现实。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性的风雪,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的歌哭,都让这个文本开始时有点沉重。那期间母亲在我这儿住了三个月,我跟她讲了大段情节,双休日我开足马力写作时,一从小书房出来,她总问我写到哪里了?每次我都说写到马车要出城了。所以她回乡时没对我说别的,只撂下一句,我可得走了,在这儿太耽误你了,快让马车出城吧!

初稿即将完成时,因为有外出调研任务,初春我率队去了江西和甘肃,无论是参观景德镇的瓷器博物馆,还是在敦煌参观莫高窟,都能联想起罗振玉的收藏和研究,所以小说气韵未断,归来顺利作结。我的小说脱稿后,通常会放置一



迟子建。 通讯员 摄

段,然后再修改。早在4月,《收获》的程永新就发来短信,说感觉你有作品写好了,不知直觉对不对?我说正在过程中,耐心等吧。在他的催促下,这篇小说没有修改前的“冷后期”,改后直接发给他,这已是春末了。而且一交稿我就“阳了”,所以躺倒后高烧的那两天,我最庆幸的是好歹把它完成了。

从昨夜到现在,这上天派遣的冬的使者雪花,在大地上演的霓裳羽衣舞没有谢幕的意思。此刻想起我的长篇《群山之巅》的结尾:“一世界的鹅毛大雪,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”,不胜伤感。是啊,在这大千世界,滚滚红尘中,谁没有过孤独感呢。

这部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集出版时,我也踏入六十岁的门槛了。六十年,我有四十年是在小说的岁月中。六十年,我有三十多年是在怀念已故亲人的日子里,爱我的和我爱的人,他们永别得实在太早。一个人的长夜,注定听了更多这世上雨打风吹的声音;一个人的柴米油盐,自然也浸透着难言的辛酸和苦楚。所以有人说搜索关于我的词条,会跳出我有几段婚姻这样的询问,我只能苦笑。至于一些标题党的网文,什么迟子建人到五十最通透的活法是什么之类的,这拼凑和罗织的东西也并非无恶意,但与我何干?我可不是中药铺的郎中,哪敢给人开什么药方。

青春一去不回头,白发一来不再去。虽说渐渐走向人生的黄昏,但我对文学热爱不减。如果说这世上有一条绳索可以缚住不羁的我,那一定是写作。

除了古典音乐,我还钟爱流行音乐,西城男孩的《你鼓舞了我》(You Raise Me Up)就是我喜欢的一首歌。它听上去温暖亲切,令人激情澎湃。弥散其中的爱尔兰风笛声,是闪烁于这首歌的星光,摄人心魄。能够一路走到今天,我特别想感谢鼓舞了我的亲人、友人和读者。当然不仅是我,还有那山岭间深沉的水流,青草上晶莹的露珠,划过长空的飞鸟,不惧燃烧的太阳,有盈有亏的月亮,踏着泥泞的野鹿,迎风斗雪的苍松,耕田的牛,负重的马,洄游的鱼,等等等等,都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坚韧、美好、不屈和安详,无言地鼓舞了我。

关于东北故事的系列小说,A面之后,就像我在这个飞雪的日子写的后记,会有B面。而作家和读者最曼妙的相遇,一定是在故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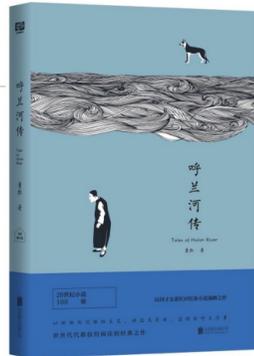
东北文学推荐书单:那是我们的平原

周俊杰 整理

《呼兰河传》
东北作家群启蒙之作

《呼兰河传》是萧红创作的长篇小说,用7个独立成章的散文式章节,书写呼兰这座小城的骨架、血肉、姿态,并迸发出小城“病症”的思考。作为“东北作家群”的代表作家之一,萧红借助《呼兰河传》在当时中国文坛上吹起了北国边塞之风,并镌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,散发着恒久的魅力。

读萧红是什么感觉?冷。地理意义上的生动刻画,心灵意义上的感知苦难,这本书也诠释了东北文学的源流性——卖豆腐的,跳大神的,发疯的寡妇,小小的地方住着一群生活不一定顺意但还是坚持活着的人。

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
驯鹿民族的史诗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是一部描写鄂温克人生活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,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作为鄂温克最后一个女酋长,书中的“我”在絮絮叨叨的回忆叙述里试图还原家族史、民族史——那个东北辽阔而极寒的土地上贴近自然、恣意奔游的民族。

出生于黑龙江漠河的迟子建,与脚下的乡土共鸣,择选现代文明积压弱小民族的意义瞬间,构筑了一个完美的文学世界。



《平原上的摩西》
解谜与救赎的交织

本书是“铁西三剑客”之一、小说家双雪涛的代表作,被视作新东北文学的一块结晶。作品收录十篇颇具特色的中短篇小说,同名作品改编为悬疑剧《平原上的摩西》,播出后广受好评。

从1995年艳粉街的平安夜到一场大雪掩盖的谜案,奇巧的叙事技艺使得故事扣人心弦却又朦胧未知,读者被要求在蛛丝马迹中寻找通向答案的可能道路。一部哀凉史情无声息地呈现在读者面前,平原上却还有深情的闪光。



《仙症》
重新审视故乡

《仙症》是“铁西三剑客”之一郝执《生吞》后的全新小说集,标签众多:“魔幻故事和侦探小说元素杂糅”“浓郁的地域色彩”“特别的日常生活形态”以及“口语的简洁和幽默的声调”。精神病、青春期、摩托车、啤酒瓶……诸多意象编织出一群失意人的生活,传递着无法安放的生命。

东北气质赋予了文本别样的灵气,当作者初出茅庐的轻狂褪去,土地的醇厚感愈发凸显。小说集写沉浸在幻想中的精神病人、意图私奔的男孩、临终的老人、自私的健身男人、都市里的丈夫和落寞的驱鸟员,生活将他们挤压到冰层之下。



《冬泳》
七则越冬故事

《冬泳》收录了班宇的七篇小说,沾染刺鼻气息的面孔依次浮现:印厂工人、吊车司机、落魄的赌徒——面对被动的生活,他们的沉默不只是屈服,或许也是腾空跃起前的蓄力,每个角色都给出了自己越冬的方式,仿佛20世纪末东北生存指南的一页。

同为“铁西三剑客”,班宇在小说的精密设计上用力,将故事捏成紧张的一团,甚至波动读者的心灵。不论是《冬泳》中胆怯的隋菲,还是以足球为信仰的肖树斌,都成为小说张弛感的阀门,或忍受或抵抗,给出“刻意”的生活方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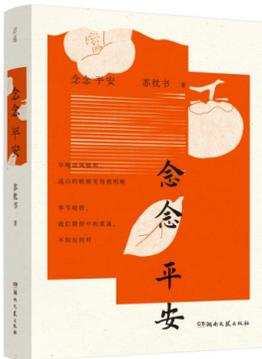


阅有所得

千里面目,家山味道

史睿

书信作为一种文学体裁,大约始于西汉,兴于魏晋。南朝士人云“尺牍书疏,千里面目”,可谓妙论。短短的书信,作字得法,轻重合宜是基调,士人风骨、学识和情感才是特色。千载之后,六朝尺牍多以书迹摹本或刻帖保留下来,其中杰作仍能引发同理和共振。而今仍以书信体裁记录生活、表达心境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少了,展开枕书这一卷《念念平安》(苏枕书著,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,尤为可爱,态度仿佛与六朝的藕断丝连,理致又为现代文明的洗礼。枕书嘱我作序,实愧文采。



《念念平安》上接《京都如晤》《书问京都》,是枕书致友人嘉庐君的书信集,所记年度自辛卯至壬寅,首尾越十二年。此集以不疾不徐的笔调展现日常滋味,涉笔虽及一纪,然开篇是岁暮年景,结尾又入新春,读之又觉整体似是一个寒来暑往的周期。我虽多次造访京都,也曾经历京都的四季,但未长住,感受远不及枕书真切。每年之中各个物候的轮替给人带来期盼,到来之时给人以小确幸的感受,加之枕书的博物学实践,更带来盎然生机和不期而然的趣味。

枕书寓所客厅门上有联云“隐修不离鹿之谷,耕读常在北白川”(见《弦歌四十》),鹿之谷、北白川是京都大学附近山形水势的要点。枕书曾著有《有鹿来》,分“空间”“五感”和“岁时”三部分记录京都旅居生活。本集中,所记空间有很大扩展,京都之外,还有东京、神户、大阪、奈良等地,近年来枕书常去韩国开会、访书,故乡南通也不免梦回萦绕,书信当中常常提及的江南风物和饮食,让人倍生思乡之感。

我初识枕书于京都知恩寺古书祭,她是爱书之人,写过一部《京都古书店风景》,已经成为古书爱好者的指南。跟随枕书逛书市最为惬意,本集《神户书市》里有写给大家的寻书秘诀,《医事琴书》《学者旧藏》中看到热门的神田喜一郎

旧藏书重现市场,也有中野康章冷僻藏书的曲折身世。面对可望不可即的秘藏,不得不赞叹中国公立图书馆近年来公布馆藏的进步。枕书为搜集、考释清代学者钱仪吉、钱泰吉兄弟家书,前往神户市立中央图书馆调查,于是作《神户观书》为记,都是本集精彩之笔。

书信也需要表达的多样化,如宋人米芾的珊瑚帖里恣肆的珊瑚枝,不啻飞白妙笔,砚山铭后精巧的砚山图,墨生五色,不知是不是受到米芾的启发,《念念平安》各札之间配以摄影和图绘,饶具兴味。这些图影既是本文的图注,也是意蕴的延伸,有时也起着勾连前后书信的作用,编织成本本和图像的交响曲,其中巧思妙不可言。

书里书外

老“御史”的《中国监察通鉴》撰写之旅

贺青龙

作为一名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工作近二十年,担任过8个专案组常务副组长的老“御史”,对于历史上的御史们,我崇敬他们,爱戴他们,学习他们,因此要为他们树碑立传。同时,我深感中国监察历史悠久辉煌,古代监察制度的结构体系、政治价值、思想价值和理论价值都弥足珍贵,于是我开始了《中国监察通鉴》的撰写之旅。

《中国监察通鉴》一直缺少系统研究。史料杂乱繁多,古文晦涩难懂,搜集资料不仅难度大,而且还须归类梳理、考证甄别;要提炼出历朝历代监察制度的经验教训与启示,更需汇集儒、释、道、法诸家思想……2006年和2009年,我的手、脚曾因公两度骨折,为保持编撰的连续性,养伤期间也没有间断过研究工作……寒来暑往,数度春秋,繁忙自不必说。

我累并幸福快乐着。每天下班吃过晚饭,

我立刻伏案读书或写作,至晚上11:30休息,凌晨2点起床,继续读书或写作至5点,再休息两小时,7点钟闹钟,去上班。白天尽心工作,晚上读书写作,虽繁忙如斯,仍乐此不疲。通过抽丝剥茧,层层深入,去粗取精,几易其稿,《中国监察通鉴》终于出版成书。

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说,《中国监察通鉴》贯通古今,系统研究监察制度发生、发展与演变的过程,为广大读者了解和研究古代监察体制提供了依据。

文化兴则国家兴,文化强则民族强。近年来,我先后撰写了《中国监察通鉴》《中国历史十大清官》《中国历史十大贪官》《中国历史十大惩腐精英》《中国古代巡史史话》《中国古代监察启示录》和《中国御史通鉴》等著作,通过对我国监察制度的发展梳理,对历代著名御史的经历、得失予以梳理,以期鉴古喻今,为当今中国,为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做出应有的一点贡献。

